

續高僧傳卷第九

唐釋道宣撰

時一

相州演空寺釋靈裕傳八

西京空觀道場釋慧藏傳九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澄傳十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澄傳十一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傳十二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論傳十三

京師大興善道場釋僧粲傳十四

釋寶海姓龔巴西閬中人少出家有遠志承

揚都佛法崇盛便決誓下峽旣至金陵依雲

法師聽習成實旁經諸席亟發清譽乃引衆

義解篇五

正記四人
附見六人

周益州謝西寺釋寶海傳一
隋益州龍淵寺釋智方傳二

荊州龍泉寺釋羅雲傳三
荊州等界寺釋法安傳四

襄州龍泉寺釋慧哲傳五

道璣
慧
洪
高

江表徐方中寺釋慧暉傳六

常州安國寺釋慧弼傳七

別講徒屬兼多千時梁高重法自講涅槃命海論佛性義便昇論榻雖往返言晤而執鉢香爐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爐非鉢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非素纓不戴帝大悅衆咸驚歎及後還蜀住謝寺大弘講肆武陵王紀作鎮井絡敬愛無已每就海宿請談玄理乃忘晝夜至旦王將盥手日影初出

王曰日暉粉壁狀似城中風動刹鈴方知寺裏其晨車蓋迎王馬復嘶鳴海曰遙看蓋動喜遇陳思忽聽馬鳴慶逢龍樹相與欣笑而釋智方蜀川資中人其先東吳遠祖宦於西蜀遂乃家焉童稚出家止州郭龍淵寺輪法師所早與寶海周旋同往揚都雲法師講下

出王昇車謂御從曰聽海法師言詞令我盤桓而不能去其辨給無方爲此例也周氏跨彌梁益庸公鎮方彌加深敬越於恒伍時年八十謂門入法明曰吾死至矣一無前慮但悲去後圖塔湮滅耳嘗露屍以遺鳥獸及建德之年果被_{時一}除屏今院宇荒毀唯餘一堂容像存焉

而機辯爽利播名揚越每講商略詞義清雅
泉飛故使士俗執紙抄撮者常數百人初講
法華至塔品高妙遂序王釋義了乃曰何必
普佛國土有此高妙即揚都福地亦甚莊嚴
至如彌天七級共日月爭光同泰九層與煙
霞競色方井則倒垂荷葉圓桶則側布蓮花
似安住之居南類尼佉之鎮北耳聞目見庶
可聯衡錄得者秘以賚歸益部嗚呼嗟歎爲
驚絕故其語出成章狀如宿構寶海頓來擊
難發其聲采故海問曰三變此方改穢成淨

亦能變凡成聖不答曰化佛甚多狹故須廣
凡聖自爾何勞改變又難若爾則六十小劫
謂如食頃但是聖覩凡不能覩凡聖俱覩凡
聖俱聖方笑曰高座何曾道此乃是自道自
難耳海覺言失乃調曰三隅木斗何謂智方
尋聲報曰瓦礫洿池那稱寶海衆大笑而時一
及疾甚海恒來看慰乃謝曰智方不能攝養
致此沉痼仰勞仁者數來垂問願生善處常
與同遊俄而異香滿室中夜卒於益部年九
十餘

釋羅雲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從上明東寺出家志操所懷附參成德承金陵道王索隱者若林遂輕千里遠追勝侶會揚都道朗盛業興皇乃傾首法筵鑽仰微列一乘四論大剖津途于時嘗命學徒括究幽隱雲年十六甫在幼冲銳志前驅問常無常義而容色無撓賓主綽然衆咸嘉賞朗乃以所服被處衆贈之自此名稱踰遠所在傳之而樂法不窮如愚莫滯自朗遷後廣諱所聞又從福緣寺亘法師將酌遺逸亘縱解無遺任其鑽仰雲

以三論奧義未被荆南二漳多阻誓當弘演有栖禪寺陟禪師定慧兼修注心開剖于時六合混壹三楚全盛衆若稻麻人多杞梓雲創還鄉寺乘此應機居端座爲請益之師吐清言爲住法之首總管宜陽公王世積詔使舍人蕭子寶躬臨法席成誦德音有龍泉寺地隔巖塵心在間曠乃居之五十餘午修葺棟宇常坐不卧領徒五百時呈翹楚煬帝承名有勑追入避迹鑿坏以病而退昔釋道安於上明東寺造堂七間曇翼後造五間連甍

接棟橫列十二雲此堂中講四經三論各數十遍不於文外別有撰述皆心思口演冰釋理順故得空有兩忘教義雙舉時松滋有道士姓俞抽祐^{時一}者學冠李宗業該儒史常講莊老私用內經雲命門人慧成道勝曰彼道士蜂飛蟻聚掠牛盜法情實難容可傳吾旨摧彼邪蹤成等詣彼而坐道士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成曰脫珍御服著弊垢衣習近窮迷將開漸化時以爲名答成前呼俞爲先生俞具曰我非俗士那詔我爲先生成曰汝旣諱

喚先生請除先字還依舊姓名曰俞生所以句句之中常衡俞生于時大衆欣笑無已道士負慙折角雲奉執高尚雅鎮時俗迎送慶弔一無預焉或負榮傲道者聞而往造及見衆禮汗流心戰生緣在神山之下一夏居上靜處思玄母日自賚登上供設有問其故答曰即此爲報母之劬勞也昔朱粲寇擾荆南寺多焚毀惟雲所造龍泉獨存以賊中總管雲曾授戒所以尊師重法寺獲存焉雲兄弟五人皆爲法師而雲最小神彩特達入室弟

子十人椿詵澄憩等傳道開化岷蜀江淮故
來序曆以隋大業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端
坐遷於寺房春秋七十五中書令本文本製
碑沙門道顯即雲之兄也學通大小名聞道
俗於上明東寺起重閣在安公驢廟臺北傳
時一
云安公乘赤驢從上明往襄州檀溪一夕返
覆檢校兩寺并四層三所人全重之名爲驢
廟此廟即繫驢處也

釋法安姓田枝江人神彩俊越見稱童幼年
十八遊學金陵初聽成實後學中觀於興皇

座下十有餘年庶乎屢空智乎特秀三千學
侶獨標三絕之名形長八尺風儀挺特一也
解義窮深二也精進潔已三也時聽涅槃每
立異義令衆難之人雖巨衆無能屈者由是
聲聞楚越一時朗公知其穎拔令論義應命
構擊問領如響往復既久便止朗曰爾義窮
乎對曰義若恒沙何可盡也時學聞名安者
多目之爲沙安三論四經皆講製廣初章及
鹿角章等理致宏遠流傳江漢年過不惑迴
情在定更不談說時往成禪師所共論之道

琢磨心性動經晨夕而不敢僧食不飲濁漿
春秋六十五終於等眾寺寺在斯州之上西
望沙州即劉虬注法華之地今經臺餘基尚
在焉

釋慧哲姓趙氏襄陽人識度弘朗業操清遠
出家已後南趣揚都會陳國文昌載隆三寶
僧正瓊公精理入神淨行純備微銜紫相世
號烏瓌帝尚重焉奉爲大僧正也監護法城
爲物依止陳氏王族歸戒所授自餘槐棘無
敢造者住建初寺禎明元年忽然坐逝葬樓

湖之山天子哀之以黃麾諸仗衛送墓所初
未終湏所住寺塔三日光現因而告終道俗
異焉時彭城寺寶瓊者善講說有風采形相
奇白世號白瓊事見別傳哲初參聽其講大
開令業聚徒講說屢發新聲以慧悟自矜頗
懷傲誕承興皇道朗神辯若劍罕有當鋒因
時一
而從其言晤往復移時答對逾遠哲大異之
即從伏聽沉隱微密自然通解而威容自矜
動止懷法曾於行路忽遇雷雨霖注哲從容
如常不失規矩時雨瀉靴水安行達寺行步

庠序視瞻不眄轉身徐顧無妄乖越時人呼爲象王哲也又善護根門節量口腹便利滌沐罕有延濫所以召請俗舍信宿經時皆不覩其流穢歎美增盛及講三論俊朗之響重光先價引衆泝流届于本邑住城西望楚山

慧嵩等樹碑于本住沙門慧鑒製文響有奇才思力道壯爲總管薛道衡所重嵩有學聲多所遊貫令住京都頻揚講說時同邑有洪哲者統間大小每開法肆以達解之望微近慧日故西楚傳號爲前後兩哲云

時一

七

光福禪房下龍泉寺常以弘法爲務涅槃三釋慧曇姓周氏其先家本汝南漢末分崩避地江左小震是宅多歷年世今爲義興陽羨五十即慧品法粲智嵩法同慧璿慧楞等是也各領徒屬所在通化開皇十七年四月卒于龍泉時年五十有九葬于西望山寺弟子

慧嵩等樹碑于本住沙門慧鑒製文響有奇才思力道壯爲總管薛道衡所重嵩有學聲多所遊貫令住京都頻揚講說時同邑有洪哲者統間大小每開法肆以達解之望微近慧日故西楚傳號爲前後兩哲云

時一

七

釋慧曇姓周氏其先家本汝南漢末分崩避地江左小震是宅多歷年世今爲義興陽羨人也祖韶齊殿中將軍父覆梁長水校尉並偃仰衡門不求聞達優游卒歲易農而仕晦穎悟冥來挺操童幼鑽求六經略通大義蓋

家教之常習非其好也年十八乃喟然歎曰
服膺周孔以仁義爲先歸心黃老以虛無爲
貴而往來生死出入塵勞乃域中之累業非
出世之要道也既發希有之志仍感非常之
應夢見一塔累級五層畫彩莊嚴巖然峻峙
因而禮拜願昇此塔少選之頃俄上相輪當
時身心快樂未曾有也於是將遊京邑途次
朱方遇竹林寺詡法師雅相嗟賞乃依止出
家爲十戒和上尋出都住甘露鼓寺進具已
後從靜衆峰師受十誦律又聽龍光綽師成

實自綽化往更採衆師屬意毗曇并八犍度
將欲並遊秘奧盡掇菁華還從龍光學士大
僧都舒法師研精成論及舒沒故親受遺囑
值梁室版蕩京寺荒殘乃裂裳杖錫來止南
徐寔報地恩兼修法事陳武在田朱方歷試
夙承高譽雅相欽重司空侯公次牧此州虛
心頂戴永定三年侯公入輒乃請出都於白
馬寺講涅槃經及成實論學徒雲結不遠千
里揮汗鼓袂風雨生焉法筵之盛莫惑斯擬
天嘉二年學士寶持等二百七十人請講於

湘宮寺太建四年宣帝勅請徙講東安後主
昔在春坊亟經義集僧屬才辯雄遠特所濫
心及嗣寶位深惟敬仰至德元年下詔爲京
邑大僧都四年轉大僧正及天下混一來止
時一徐方緣會敷弘無替時序以開皇九年七月
十日遷神於中寺春秋七十有五其月二十
八日窆於鍾山之巖惟贊行業清高靈祇響
應神通感召不可思也昔在陳朝每年夏中
常請於樂遊苑爲陳氏七祖及揚都六廟諸
神發涅槃大品經並延神座俱在講筵所以

翠旌孔蓋羽服霓裳交亂人物驚神眩目而
往來迎送必降雲雨冥期無爽十有餘載常
於食後講前假寐偃息及講時將至輒見朱
衣人曰法師好起也陳領軍將軍任忠少爲
將帥雅好畋遊然宿植勝因善機將發庖厨
人來謂已曰如請東安講則所見必當無憂
既而覺悟歡喜踊躍宣室增繳一時焚燼仍
屈兩夏於府講說因此懺悔承持二經受不
殺戒故靈迹寔繁未陳萬一凡講成實玄義

六十三遍論文十五遍涅槃大品各二十餘
遍五十許年法事相接自餘衆部略而不載
菩薩戒弟子司空吳明徹等公侯將相貴遊
朝士數千餘人難以勝記弟子智瑜等以音
儀永謝餘論將空非彼豐碑無陳聲寶乃勒
時一
銘于寺中善薩戒弟子著作郎瑯琊王胄製
九
文云

釋慧弼姓蔣氏常州義興人也祖玄略以忠
孝登朝父元覲以才華待詔咸佩印綬並奏
絃歌季父元舉陳世功至庭列鼓鍾路橫驛

駟車馬之客填階琴嘯之賓盈席見弼青襟
之年神爽咸異嗟曰此子若逢鳳德終爲王
佐之才既挺龍顧必有封侯之應弼情存出
俗因而答曰無爲之貴可以娛情有待之煩
徒勞人耳於即蔬素栖遲便思脫屣陳武龍
飛大興元福永定二年躬紓袞冕爲剪周羅
三衣什物一時通給乃伏業於惠殿寺領法
師爲弟子領東南竹箭震澤風聲王族望僧
塗香是屬弼親承雅訓聽受成實年登弱冠
握錐淮海值寶梁明上盛弘新實天宮光公

又敷心論遂窮神追討務盡教源所以六足
八犍四真五聚明若指掌罔或有遺天嘉元
年遊諸講肆旁求俊烈備見栢梁悟茅茨之
陋頻上三休恨土階之鄙乃去小從大徒轍
舊章聽紹隆哲公弘持四論纔經一悟功倍
常徒研味數旬精通玄極是知大智本行與
日月而齊明名稱並聞將風雲而共遠然其
神思沉鬱詞吐抑揚剪萬古之槃根朗百年
之暗室浙左欽德更甚江東太建十年下勅
於長城報德寺講涅槃法華瓶錫盈堂簪裾

滿席質疑請道接踵成林稟戒承歸排肩如
市莫不謂百步之香草或千年之聖人爰至
哲公將乎大慚仍遣使者召還京室鑿几塵
尾經書義疏預是講儀一皆付囑欲令法輪
不斷佛種相仍弼頂受遺令時滿六年敷演
論經各盈十遍傳授之美後見伊人隋師伐
時一罪陳運受終思報地恩言旋故里安國寺者
陳武所營基址乃存房廡凋壞弼蒙犯霜露
振錫揚煙廣率良朋願言修理故得寺宇光
華門房儼麗故真觀法師製寺碑曰花塲錦

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蓮環莊竦塔月臨月殿
粉壁照於金波雲映雲臺畫梁承於玉葉是
也至於經像繕修鍾磬鎔範其爲法利吁可
勝言以開皇十九年正月忽抱氣疾便覺彌
留至三月半午時從化春秋六十有二寢于
華陽之山學士慧方陪隨歲久義解鉤深堪
任傳燈咸以付囑乃立碑於寺云

爲之止殺年登六歲便知受戒父母強之誓
心無毀尋授章本及以千文不盈晦朔書誦
俱了至於孝經論語纔讀文詞兼明注解由
是二親偏愛望嗣門風年七歲啓父出家父
以慧解夙成意宗繼世決誓不許唯令俗學
時一
專尋世務礙之道法裕私歎曰不得七歲出
家一生壞矣遂通覽群籍資於父兄並包括
異同深契幽曠唯老莊及易未預承傳年十
五潛欲逃世會丁父艱便從世次苦幽縈縛
杖而能起服畢厭俗心猛不敢辭母嘿往趙

郡應覺寺投明寶二禪師而出家焉其人亦東川之標領也旣初染大法勑令誦經裕執卷而誓曰我今將學必先要心三藏微言定當窮旨終無處中下之流暨於儒釋兩教遍須通曉也年始登冠聞惠光律師英猷鄴下即往歸稟會已沒世纔經七日獨嗟無遇戒約何依乃迴投憑師聽於地論莊蕡法席終于三年二十有二方進具戒還從明寶二德求爲本師乃皆辭曰吾爲汝緣吾非汝師可往勝上所也遂赴定州而受大戒即誦四分

僧祇二戒自寫其文八日之中書誦俱了有定州刺史侯景訪裕道行奏請度之隸入公名甚相器重後南遊漳滏於隱公所偏學四分隨聞尋記五夏行之又以地論初與慧光開悟之元匠流行弘道道憑即光師之所親承憑光並有別傳裕依憑法席晨夜幽通發奇剖新者皆共推揖有齊宣帝盛弘釋典大統法上勢覆群英學者望風響附用津僥倖唯裕仗節專貞卓然不偶倫類但慮未聞所聞用爲翹結耳後上統深委高亮欽而敬之

自此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皆博尋舊解
穿鑿新異唯大集般若觀經遺教等疏拔思
胷襟非師講授又從安遊榮等三師聽雜心
義嵩林二師學成實論功將一紀解貫二乘
綱領有存皆備科舉而精奧弘贍理相兼通
時一十三
曾與諸僧共談儒教旁有講席參涉間聞兩
聽同散竟以相聞覆述句義並無一遺由此
鄰下擅名遐邇馳譽且而剛梗嚴毅守節自
專至於都講覆述勵懷非任世供道望銷聲
避隱有事不獲已者讓而受之夏居十二鄰

京創講名節既著言今若新預聽歸依遂號
爲裕菩薩也皆從受戒之三聚大法自此廣
焉因以導物爲恒務矣意存綱領不在章句
致有前後重解言義不同忘筌者會其宗歸
循文者失其宏趣會齊后染患願講華嚴昭
玄諸統舉裕以當法主四方一會雅爲稱先
時有雄雞一頭常隨衆聽逮于講散乃大鳴
高飛西南樹上經夜而終俄爾疾遂有瘳斯
亦通感之明應也內宮由是施袈裟三百領
裕受而散之文宣之世立寺非一勅召德望

並處其中國俸所資隆重相架裕時鬱爲稱
首令住官寺乃固讓曰國意深重德非其人
幸以此利授堪受者其高謝榮時爲額若此
有善生法供則受而無憚其攝引陶化又苦
此也故其所行藏不爲世情之所同測矣年

四十有七將隣知命便即澄一心想禪慮巖
時一阿未盈炎溽范陽盧氏聞風遠請裕乘時弘
濟不滯行李便往赴焉至止講供常溢千人
聽徒嘉慶前後重疊後還鄴下與諸法師連
座談說齊安東王樓徵致敬諸僧次至裕前

不覺怖而流汗退問知其異度即奉爲戒師
寶山一寺裕之經始叡爲施主傾撤金具其
潛德感人又此類也周氏滅齊二教淪沒乃
潛形世壞衣以斬縗三外之布頭經麻帶如
喪考妣誓得佛法更始方襲舊儀引同侶二
十餘人居于聚落夜談正理晝讀俗書學既
探幽隨覽綴述各有部類名如後列時屬儉
歲糧粒無路造卜書一卷今占之取價日米
二升以爲恒調既而言若知來疑者叢開得
米遂多裕曰先民有言舐蜜刃傷驗於今矣

索取上書對衆焚之日別自往須臾獲價卷席而歸所得食調及時將返用供禪釋速達有年大隋運興載昌釋教裕德光先有即預搜揚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略創弘講會延請諸僧並立節前標遺法明寄一期影響

千計盈門裕當元帝允副玄望有勅令立僧官略乃舉爲都統因語略曰統都之德裕德非其德統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既其德用非器事理難從僉謂捨於此人則薦失綱要後更申請乃潛遊燕趙五年行化道振兩河開

皇十年在洛州靈通寺夜於庭中得書一牒言述命報厄在咸陽初莫測其然也至牙明年文帝崇仰釋門遠訊髦彥皆云裕德覆時望矣因下詔曰敬問相州大慈寺靈裕法師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恒願闡揚大乘護持

時一

十四

正法法師梵行精淳理義淵遠弘通聖教開導聲譽道俗欽仰思作福田京師天下具瞻四方輻湊故遠召法師共營功業宜知朕意早入京也裕得書惟曰咸陽之厄驗於斯矣然命有隨遭可辭以疾又曰業緣至矣聖亦

難違乃步入長安不乘官乘時年七十有四勅遣勞待令住興善仍詔所司盛集僧望評立國統衆議咸屬莫有異詞裕笑曰當相通委何用云云遂表辭請還置言詳覈帝覽表究情依即聽返僕射高穎等意存統重又表請留帝即下勅令且住此裕曰一國之主義無二言今復重留情所未可告門人曰王臣親附久有誓言近則侮人輕法退則不無遙敬故吾斟酌向背耳尋復三勅固邀裕確執如上帝語蘇威曰朕知裕師剛正是自在人

誠不可屈節乃勅左僕射高穎右僕射蘇威納言虞慶則總管賀若弼等諸公詣寺宣旨代帝受戒懺罪并送綾錦衣服絹三百段助營山寺御自注額可號靈泉資送優洽有逾常准力步而歸達于本邑顧而言曰往返之弊厄不亡乎由是勅問屢馳覲錫重沓稽疑請決者不遠而至餐風沐道者復結于前矣裕末又住演空寺相州治西秉操彌堅履行逾肅帝聞之又下詔曰敬聞演空寺大德靈裕法師朕遵仰聖教重興三寶欲使生靈咸

清一

十五

蒙禍力法師捨離塵俗投盲法門精誠若此
深副朕懷其爲國主思問如此類也及仁壽
中年分布舍利諸州起塔多有變瑞時人咸
嘉爲吉徵也裕聞而歎曰此相禍福兼表矣
由雜白花白樹白塔白雲相現吉緣所爲凶
兆衆初不信之也俄而獻后文帝相次昇遐
一國素衣斯言有據相州刺史內陽公薛胄
所住堂礎忽變爲玉冑謂爲善徵也設齋慶
之裕曰斯瑠璃耳宜慎之誠之可禳之以福
胄不從其言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乃流之

邊裔追悔昔言不慎之晚矣又於寒陵山所
造九級浮圖仁壽末歲止營四層裕一旦急
催曰一切無常事有障絕通夜壘構將結八
重命令斷作僅得施座安橈值晉陽事故生
民無措其手足裕命復懸於後載其先見之
明皆若此也於時鄴下昌言裕師將過世矣
道俗雲合同稟歸戒訪傳音之無從裕亦信
福命之云盡乃示誨善惡勵諸門人從覺不
愈至第七日旦援筆制詩二首
初篇哀速終曰

今日坐高堂 明朝卧長牕 一生聊已竟
來報將何息

其二悲永殯曰

命斷辭人路 骸送鬼門前 從今一別後
更會幾何年

時一

十六

至夜告侍者曰痛今在背吾將去矣至于三
更忽覺異香滿室內外驚之裕靜慮口緣念
佛相繼達于明相奄終于演空寺焉春秋八
十有八即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哀動
山寺即殯於寶山靈泉寺側起塔崇焉初裕

清貞潔已正氣雲霄器識堅明抗迹塵表師
資傳授斯寄得人身佩白光映照幽晦曠昧
高規瞻見遠近而奉禁自守杜絕世煩處處
附道克念齊聖母病綿篤追赴已終中路聞
之竟不親對嗟曰我來看母今何所看宜歸
鄴寺爲來生福耳其割略親愛如此之類至
於弘法軌模萬代宗轄志存遠大不苟偏授
故有單講雙時雅爲恒度略文對講生常不
經必有傳講要須延請供承願仰方登法座
嘗有一處敷演將半因行遊觀乃近莊園顧

向其本緣云是講主所有裕曰弘法之始爲
遭遇原惡業未傾清通焉在此講不可再也
宜即散之便執錫持衣徑辭而出講主曰法
師但講此業易除耳復未足憂之便借倩村
民犁具一時耕殺四十畝^{時一}擬種穀田斯道
俗相依言行無越一人而已其講悟也始微
終著聲氣雄遠辯對無滯言罕重宣或一字
盤桓動移數日或一止之中使銷數卷及至
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乘機顯晦致學者
疑焉裕曰此大士之宏規也豈可以恒情而

斷之故十夏初登而爲領袖領敬或大德同
集間以謹情及裕之臨席無不肅然自持誼
闊攸靜所以下座尼衆莫敢而參而性剛威
袞服章麤弊貴達之與廝下承對一焉去來
自彼曾無迎送故通儒開士積疑情決藝術
異能抱策呈解皆頂受絕歎言不寫情可謂
坐鎮雅俗於斯人矣故鄴下諺曰衍法師伏
道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無思
發言成論故也又營諸福業寺宇靈儀後於
寶山造石龕一所名爲金剛性力住持那羅

延窟面別鐫法滅之相山幽林竦言切事彰
每春遊山之僧皆往尋其文理讀者莫不歎
歎而持操矣其遺迹感人如此自前後行施
恭敬兼之袈裟爲惠出過千領疾苦所及醫
療繁多但得厚味先必奉僧身預倫伍片無
貯納講授之際正面西方凡所涕唾返而咽
之一報無棄形不妄涉口不浮詞又畜訓誨
絕於呵捶乃至責問童稚誠約門人自述已
名彼號仁者苦言切斷聞者淚流自有師資
希附斯軌年登耳順養衆兩堂簡以未具異

室將撫言行有濫即令出衆非律所許寺法
不停女人尼衆誓不授戒及所住房由來禁
約不令登殘斯勵格後代之弘略也沙彌受
具和上德難故盡報不行自餘師證至時臨
衆若授以三聚則七衆備傳故使弘法之時
方聽女衆入寺並後入先出直往無留致有
時一法席清嚴譽傳宮內侍者供給不預沙彌僧
制澄正無論主客內惟護法外肅憊過身服
清修不御綾綺垂裙踝上四指衫袖僅與肘
齊祇支極長至脰而已設見衣制過度則處

衆割之故方裾正背大氈被褥皮革上色錢
寶等物並不入房何況身履而爲資具斯又
處儉之從教矣常服五條由來以布縱有繒
帛成施終以惠人祇支亦爾餘則弊納而已
世有激刺頗用以爲邀名者時或達之裕曰
吾聞君子爭名小人爭利復何辭乎或曰名
本利緣耳裕曰吾得利便失名矣又曰此乃
詐爲善相答曰猶勝真心爲罪也時人以爲
佳言其志行之儀可垂世範故傳者不漏其
節焉自年三十即存著述初造十地疏四卷

地持維摩般若疏各兩卷華嚴疏及旨歸舍
九卷涅槃疏六卷大集疏八卷四分律疏五
卷大乘義章四卷勝鬘央掘壽觀仁王毗尼
母往生論上下生遺教等諸經各爲疏記成
實毗曇智論各抄五卷聖迹記兩卷佛法東
行記衆經宗要譯經體式受菩薩戒法并戒
本首尾注華嚴等經論序大小乘同異論舍
十九利目連傳御衆法等各有聚類宗要可傳又
製安民論陶神論各十卷勸信釋宗論鶻卵
成殺論字本七卷莊紀老綱式經兆緯相錄

醫決符禁法文斷水蟲序齊世三寶記滅法
記先師弟子十德記僧制寺誥十怨十志頌
齊亡消日頌觸事申情頌寺破報應記孝經
義記三行四去頌詩評并雜集等五十餘卷
久行於世言無華侈微涉古製略情取理者
久而味之又凡所授法意專行用有返斯趣
者告曰原聖人垂教教被行人人既不行還
同不學有違者驅出斯又重法成人者也觀
裕安民陶神二論意在傳燈惠流珉品雋識
高行此焉攸屬有黃龍沙門鄴中周聽經論

禪律罔不吞委行解相貫學者傳之將返蘖
郡故來別裕乃致請曰願垂示一言要法所
謂即解即行而能長益沙門道行者裕曰必
如來言臨別相告後將首路裕曰經誥禪律
恐雜聖心高僧一傳即凡景行輒以相酬可
爲神用耳其人欣戴賚傳還鄉斯寔穀鑒物
表機悟有宗也又生常處衆必先端首說戒
羯磨無傳欲法諷諫之術聞者如流嘗於京
輦入淨影寺正值布薩徑坐堂中見遠公說
欲裕抗聲曰惠遠讚疏而云法事因緣衆僧

聽戒可是魔說合座驚起恠斥其言識者告遠遠趨而詣堂裕曰聞仁弘法身令易傳凡習尚欣聖禁寧淮遠頂禮自誠銜泣受之由是至終遠常赴集其生物信順皆若此焉自東夏法流化儀舉等至於立教施行取信千載者裕其一矣

時一
釋慧藏姓郝氏趙國平棘人十一歲出家即流聽視未登冠具屢講涅槃剖析深奇符契文旨及律儀圓備更業毗尼行等明珠解逾前達末聽智論十地華嚴般若等經論博見

之舉人誰肯推但深窮性體義難抑伏皆仰謝高斷罕不師焉年登不惑乃潛于鵲山木食山漿澄心玄奧研詳雖廣而以華嚴為本宗洞盡幽微未測邪正仰託聖助希示是非登即夜降靈感空中聲言是是既聞斯告因撰義疏躬自傳揚經預學流普皆餐揖齊主武成降書邀請於太極殿開闢華嚴法侶雲繁士族咸集時共榮之為大觀之盛也自爾專弘此部傳習彌布屬周毀經道刻迹人間栖息煙霞保護承綱隋初開法即預出家講

散幽旨歸途開悟化自東川風行草偃行成
達義德以誇仁冰玉方心松筠等質故法雨
常流仁風普扇致使道俗慶其來蘇蒙心重
時一其開辦開皇七年文帝承敬德音遠遣徵請
蒲輪既降無爽綸言載乘機立教利見大人
九一杖錫京輦仍即謁帝承明亟陳奧旨凡所陶
誘允副天心即六大德之二也有勑加之殊
禮故二紀之內四時不墮後以般若釋論群
唱者多至於契賞皆無與尚時有沙門智穩
僧朗法彥等並京室德望神慧峯起祖承舊

習希奉新文乃請開講金剛般若論藏氣截
雲霞智隆時列將欲救拯焚溺即而演之于
時年屬秋方思力虛廓但控舉網致標異新
理統結詞義言無浮汎故稟益之徒恐其聲
止皆崇而敬焉以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遘疾卒于空觀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誠
心曠濟累曆露骸弟子奉謹遺訣陳屍林麓
掩骼修塔樹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前峯焉立
銘表德鐫于塔後沙門明則爲製碑文見之
別集

釋智脫俗姓蔡氏其先濟陽考城人也後因流宦故復爲江都郡人焉祖平齊新昌太守父遠珍梁北兗州司馬脫初誕之夕神光照室旬日之間枯泉自涌斯蓋智炬欲明法流將導之徵也然其幼而風儀穎秀氣調清遠七歲出家爲鄴下穎法師弟子穎法侶鴛鴦釋門龍象華嚴十地冠絕漳流乃專經請道寸陰無棄宮牆重仞咸得其門久之又聽江都強師成實及毗曇論分流異派濫觴必盡盤根錯節遊刃有餘即於大衆便事覆譁鴻

瓶珠貫驗在于茲繙素嗟伏感高神略時丹陽莊嚴寺燭法師成論之美名實騰涌遠近朝宗獨步江表脫乃服義下風思餐法味旣適金陵研機幽旨精統詞理馳譽兩都每宴居避喧清談玄論燭師深加賞讚稱爲重器及高座云亡三千咸在爰命門徒以相付囑及續敷義席常轉法輪興嚴之部於斯榮盛旣揖論主之知人又歎傳燈之弘教故雕琢門侶無輟於時衆侶百餘一期後又成其器者九十許人據此敷揚之功今古罕類也陳

至德中常請入內講說開悟亟動神機自都
陽王伯山兄弟僕射王充中書王固等敬仰
惟深並申北面隋祖留心法寶闡揚至教於
歧陽宮建齋發講有詔於脫先昇寶座乃遣
舍人崔君德宣旨曰昔獨步一方未足爲貴
今爲四海論主始見英才於即發言抗論剖
斷如流莫不歎口卷舌迴車復路冕旒清耳
屢動眸容群辟解頤日夜忘倦燭帝作牧邦
江初建慧日盛搜異藝海岳搜揚脫以慧業
超悟爰始霑預既處齊衡功倍勵業日夕相

係通盼諸部而標勇無前出言成論鼓激支
派深有會宗故道場英賢學門崇仰而脫雅
爲論士衆所推焉後隋帝入京住日嚴寺遣
學士諸葛穎賚教書請講於即奉命成化宣
譽天朝自江南成實並述義章至於論文曾
無顧涉脫憤激先達創開其論命筆制疏消
時一
散有聞更使德溢由來重新其美自帝居望
苑大緝玄猷以脫譽動物情下令使修論疏
素已條貫卷奏將成乃結爲四十卷尋用奏
聞及獻后既崩福事宏顯乃召日嚴英達五

十許人承明內殿連時行道尋又下令講淨名經儲后親臨時爲盛集沙門吉藏命章元座詞鋒奮發掩蓋玄儒道俗翕然莫不傾首脫以同法相讓未得盡言藏乃顯德自矜微相指斥文至三解脫門脫問曰三解脫門以何箭射藏曰未解彎弧何論放箭脫即引據徵勘超拔新奇遂使投解莫從處坐縗默殿下乃分品量德依位演之既預席端便盡胷臆仍令與道莊法師遽昇高座共談玄理賓主無竭貴達咸欣副后嗟味載形音旨頻遣

庶子張衡殷勤稱叙曰法師碩學鉤深古今罕例仰觀談說稱實不虛覽所撰論疏光溢心目可更造淨名疏及大小名教便給書吏尋錄勒成釋二乘名教四卷淨名疏十卷常自披翫又遺畫工圖其形於寶臺供養每雕輦來儀未嘗不鞠躬致敬瞻仰遺塵有若真對初梁代琰法師撰成論玄義十七卷文詞繁富難於尋閱學者相傳莫敢刪正脫乃研詳領要演暢惟新理在忘筌義深功倍卷軸因舊宗旨不殊當世盛行無不欣慶斯可謂

懸鏡拂而逾明寶珠瑩而加彩是也仁壽末年龍飛之始以脫夙昔敦厚情在深衷賜帛四百段用隆厥德也大業元年隨駕洛邑二年暮冬見身有疾自強不息猶事法筵三年正月九日弟子智翔智傳侍疾忽有異香滿室赤光照牕即夜香水盥嗽遺疏周悉端坐

時一

廿四

講肆永祛昏漠求文檢義功不虛延自見弘誘而成濟者罕繼斯塵矣初脫每開講題必夢與優填瑞像齊立豈非住持三寶功用均也又諸有疑義昔所未了輒見梵僧隨方解釋未亡之前夢一童子手執蓮花云天帝釋遣來請講臨終之日又見此相觀其睿思通微名高宇內妙感靈應夫豈徒然凡講大品涅槃淨名思益各三十許遍成論玄文各五十遍傳業學士惠詮道灌詮聲德雙揚灌立

履貞梗各踵敷弘知名當世又以其年二月二十五日式建方墳於洛陽縣金谷里之北邙山樹碑于側其文隨秘書郎會稽虞世南撰大業中年脫之亡後昔與藏公素情不狎乃託形於病僧惠叟具述前緣藏聞而見之

時一

升五

與共論議傾心盡禮領託舊情故幽明不墮其緒云

釋法澄吳郡人少機警善談論文章書史頗皆綜涉初從興皇朗公講釋三論至於教旨乘競者皆條理而通暢焉末聚徒立講於江

都開善寺常聽二百餘僧化洽吳楚傳譽淮海負袞相趨日增位席晉王置四道場澄被召入安時悟物弘道無絕仁壽三年奉命關壤居于日嚴廣流視聽憲章新致披講智論聲望彌重京師碩學咸謁問之煬帝徙駕東都定鼎伊洛從出清右因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釋道莊揚州建業人遊踐經史聽習玄論皆會其標詣而儀止弘雅立性滔然故少爲同倫所尚初聽彭城寺瓊法師稟受成實宗匠

師表門學所推瓊後年疾相侵將欲傳緒通召學徒宗猷顧命衆咸揖讓於莊允當遺寄瓊曰莊公學業優奧誠如弘選理副諸望王用光於後然其首大足小終無後成恐其徒轍餘宗耳遂不行衆議莊後果鄙小乘歸崇大法從興皇朗法師聽酌四論一聞神悟挺慧句著疏三卷皆風骨雅趣師者衆焉煬帝初臨以莊留連夙顧道味所流賜帛五百段甄三十領隨駕東指因疾而卒於洛陽時年八十一矣即大業之初也有集數十卷多在淮預達詣謁前疑披解無滯年德既富皆敬而推焉帝昔處蕃致書禮問詩論嘉篇每令和繼詞彩豐逸屢動人心末又追入京師住日

嚴寺頻蒙謁見訓抗新叙引處宮闈令其講授言悟清華玄儒總萃皆歎其博要也晚出曲池日嚴本室又講法華直叙綱致不存文句著疏三卷皆風骨雅趣師者衆焉煬帝初臨以莊留連夙顧道味所流賜帛五百段甄三十領隨駕東指因疾而卒於洛陽時年八井六十一矣即大業之初也有集數十卷多在淮南少流此壤
釋法論姓孟氏南郡人初住荊州天皇寺博通內外詞理鋒挺隱淪青溪之覆舟山味重

成實研洞文彩談叙之暇命筆題篇梁明帝重其雅素厚禮徵召而性在虛間不流世供葛屨蒲服用卒生年隋煬在蕃遠聞令德召入道場晨夕賞對王有新文頌集皆共詢謀處俗傳揚亟移歲序後入京輦住日嚴寺文帝時韋仁壽論往謁見特蒙接對躬事展禮帝美其清悟爲設淨饌於大寶殿論即在座上詩敘談帝德宮觀宏麗今古高祖重加歎賞及晉王之處春坊優禮彌厚中使慰沃啓疏相尋大業元年將移東闕下勅賜千秋樹

皮袈裟一領帛五百段氈四十領皇后賜狐腋皮坐褥及法服等物故其道望帝后感供之隆爲類此也因隨駕至洛不久而終時年七十八矣皇上哀悼贈有嘉仍勅所在傳送葬于荆楚自論爰初莅法崇尚文府雖外時一涉玄儒而內弘佛教所以綴采篇什皆敘釋風當即續敘名僧將成卷袞未就而卒本遂廿七不行顧惟高德有墜者衆有別集八卷行世釋僧粲姓孫氏汴州陳留人也幼年尚道遊學爲務河北江南東西關隴觸地皆履靡不

通經故涉歷三國備齊陳周諸有法肆無有虛踐工難問善博尋調逸古今風微遐邇自號爲三國論師機謫動人是所長也開皇十年迎入帝里勅住興善頻經寺任緝諧法衆治績著聲至十七年下勅補爲二十五衆第
一摩訶衍匠故著十種大乘論一通二平三逆四順五接六挫七迷八夢九相即十中道並據量經論大開軌轍亦初學之巧便也仍於總化寺敷通此論以攝學衆又著十地論兩卷窮討幽致散決積疑仁壽二年文帝下

勅置塔諸州所司量遣大德多非暮齒纂欲開闢佛種廣布皇風躬率同倫洪遵律師等參預使任及將發京輦面別帝庭天子親授靈骨慰問優渥粲曰陛下屬當佛寄弘演聖蹤粲等仰會慈明不勝欣幸豈以朽老用辭朝望帝大悅曰法師等豈不以欲還鄉壤親事弘化宜令所司備禮各送本州粲因奉勅送舍利于汴州福廣寺初達公館異香滿院充塞如煙及將下塔還動香氣如前蓬勃又放青光映覆寶帳寺有舍利亦放青光與今

送者光色相糾又現赤光當佛殿上可高五
尺復現青赤雜光在寺門上三色交映良久
乃設斎具表聞詳于別傳仁壽年末又勅置
塔於滑州修德寺初停館宇夜放黃光遍滿
一室千人同見後放五色食頃方滅自爾求
時一
者輒現不可殫言及至塔寺夜別放光乃照
一寺與晝無別有趙威德者患目積年蒙照
平復當下塔日又放光明塔上空雲五色間
錯或如賢聖仙人龍鳳林樹等像峙于雲內
數萬士女嗟詠成音前後往使皆感靈瑞文

帝歎重更加敬仰時李宗有道士褚操者鄉
本江表陳破入京既處玄都道左之望探微
辨析妙擬三玄學眇宗師情無推尚每講莊
老黎必聽臨或以義求或以機責隨操聲相
即勢沉浮注辯若懸泉起轉如風卷故王公
大人莫不解頤撫髀訏斯權變嘗下勅令操
講老經公卿畢至唯沙門不許預坐察聞之
不忍其術乃率其門人十餘攜以行床徑至
館所防衛嚴設都無畏憚直入講會人不敢
遮擋序王將了都無命及斎因其不命抗言

激刺詞若俳謔義寔張詮既無以通講席因散群僚以事聞上帝曰朕之福也得與之同時隋齊王暕見禮下筵欽茲歎喟常欲見其談說故致於法會有沙門吉藏者神辯飛玄望重當世王每懷摧削將傾折之以大業五年於西京本第盛引論士三十餘人令藏登座咸承群難時衆以爲榮會也皆參預焉藏爲論士英華命章標問義達聽者謂藏無以酬及牒難接解謂藏無以嗣往還抗叙四十餘翻藏猶開析不滯王止之更令次座接難

時一三十翻終于下座莫不齊爾時人異藏通贍坐制勍敵重粲繼接他詞慧發鋒挺從午至夕無何而退王起執粲手而謝曰名不虛稱見之今日矣躬奉塵尾什物用顯其辯功焉而行攝專貞不貪華望及禪定鬱起名德待之道行既隆最初勑命粲以高位厚味沉累者多苦辭不就以大業九年卒於興善春秋八十有五弟子僧鸞僧鳳並以繼軌馳名鸞本姓王名爲大業八歲通禮十歲講傳於江

都夙有驚俗之譽及投簪佛種經論有聞隋
末返俗唐初出仕位至給事中鳳有別傳自
光徵續

續高僧傳卷第九

音釋

嘉徒到切 湾汪湖切 杞梓杞社已切梓蓋木名將几
適慈秋切 暱昵况切 謂况羽切 摨丁括採也
捨捨也 饊氣饋於赤切 熟牲牲日 罩驗陁
切翻車網也 游游子登切 置罩置子邪切 窓窗子因切

苦怪切 塗扶庸切 經徒結切 眇思季切
也也指切 傳子捐切 潤澤範邢于河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